

刹那？永恒？

歷史的教訓讀後

永遠的祝福

偷

斷簡殘幽

漫談熱門音樂

不是黑白說

露營記

寄自杜斯妥也夫斯基
孫兒的兩封信

夕陽西下

同心池騎樓上

鄉居拾零

Peter max

也是野菊花開的日子

也談那談過的

遍洒異鄉地

長弓震

向日葵

小野菊

躊躇客

陸岡

寶寶

海青

阿標

積稼

32

28

27

26

25

24

22

20

18

17

16

14

13

1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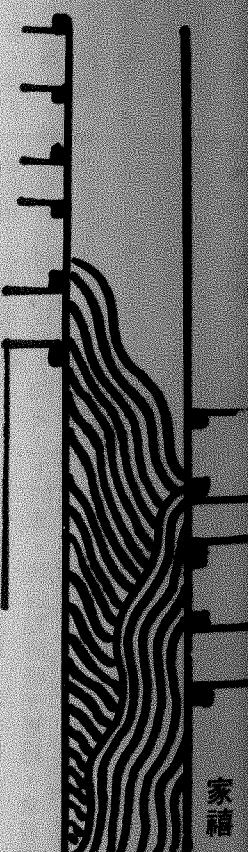
8

6

4

1

露營記



家譜

盼望着、盼望着，終於成爲嚮往已久的新鮮人。或成串的辛苦歲月，如雲煙一般消逝。該是苦盡甘來的時候了。然而小說境界中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闖不進我一成不變的學生生活；從未翹過課，是否不忍打破那十二年來養成的優良習慣？未曾參加任何舞會，是否驚懼那形骸放浪的狂舞；逃避那昏天地暗的吵雜？推掉一切邀約，是否避免那令人厭煩的「緊迫釘人」？望着花枝招展的同窗好友，一個個翩然赴會，心潮，腦海中激不起半絲漣漪。獨立高樓，倚欄遠眺，越過林立的工廠，繁露的市容，陶醉在腦幕中更美、更清靜的境界。

西骸有云：「快樂求之於內心。」對於我，這可真是「佳妙」好辭。而在現代都市住久了，真想衝出它的樊籠，調劑調劑。終於，我決定參加谷關露營。雖然，我必須逃掉一天課，但管它呢！雖然隊友何人，除了二位昔日同窗，其他一概不知，但何必去知道？只要想到她（他）們和我一樣喜愛徜徉於自然的懷抱中，就夠了。

日期決定了，就在星期四的傍晚，大家集合在車站，素昧平生的青年人，此刻都揚溢着歡笑。領隊逐一介紹着，掃過每張濃濃笑意的臉，試着記下彼此的名字。車顛跛於夜公路上。窗外萬家燈火，鬧市的喧嘩漸漸拋棄在車後。此時大家安靜的坐着，有的聊天，有的閉目養神，想必是準備迎接那兩天兩夜的磨鍊。看看滿車大箱小箱的露營用具，聽說是男孩子們籌劃多日，打點又打點，才一樣不缺的搬上車來，忽然衷心的覺得他們負責的可愛。

車倏然停止，平靜的氣氛激盪而起，目的地到了！雀躍的奔下車，吸收芳菲的泥土氣息，夜風拂面絲絲涼意。扛起行李，在手電筒暈黃光照射下，踏着崎嶇的路，走向繁營地。萬籟被我們的歡欣掩蓋，走過長長的，令人心驚魄跳的吊橋，走下乾涸的河牀，在起伏不定的河石上，跟着識途老馬向前奔跑，踩着水涼涼、軟綿綿的細沙上，這大甲溪上竟有如海灘的美妙！沙石之旁一彎流水，在夜黑寂之夜，潺潺水聲，扣人心弦。兩個帳蓬，在同心協力下搭起。在搖曳不定的燭光下，有的人升火煮上濃濃的咖啡，有的人忙着鋪營地。天空繁星點點，與遠處疏燈交相輝映；悠揚的音樂從帳蓬中傳出，有的人婆娑起舞，有的人靜坐閒觀；一切都是那麼和調、美妙。夜愈深而星光愈明，大家圍坐一起，又唱又笑；玩在一塊，又叫又跳。漫漫長夜一忽兒即逝，漸漸的一切都變得朦朧，歌聲遠去，營火熄滅，在黎明將來之時，再也熬不下去，我走進營帳，酣然進入夢鄉。



That Day

一聲悠長汽笛聲，喚醒了我，帳蓬外一片耀目金光，抬頭四望，一片藍天碧水，廣闊河牀望不盡盡頭，吊橋上三五行人，遠處一座鐵橋上列車正奔馳而過，蒼翠山巒環繞三面，清新的朝氣盪滌我的胸懷，陶醉在此情此景中，渾然物我兩忘。走到淙淙溪水邊，水水藍涼湛藍，洗在臉上益覺清爽，赤足放入水中更是涼透心腑，坐在大石上，思潮翻騰，時間隨流水而去，多願剎那的時間凍結在此時啊！躺在細沙上，仰望藍天白雲，就這樣靜靜渡過一段美妙時光。

午飯吃麵，那大鍋麵在七手八腳忙亂中煮好，雖然是一鍋糊塗麵，然而對飢腸辘辘的人，正是最大的誘惑。大家坐在大溪石上狼吞虎嚥，霎時鍋見底了。餵飽了人，有的人想到去釣魚；拿起準備好的用具，或抱着放長線釣大魚的心情，或懷着姜太公釣魚，願着上釣的心情，選擇了適當的位置，放下餌，守株待兔般等着，但見水中白魚游泳，然而久無上釣之意。忽然只見前面河水水波四濺，必是大魚未到陣引起一陣陣動，等到了視界內，仔細一看：果真是一條「大愚」，一位胖男生在此蠻冷的天氣，跳到溪中做「美人魚」了。

日落西沉了，不知名的鳥掠過天空飛向山林。除了一些忙着煮水餃的，大家靜坐觀看，暮靄蒼茫的變化。想到在平日，此刻正是放學時候，班班都是擁擠的汽車，有時使盡渾身解數，亦無法上車，或者有時懸着腳被推上車，忍受滿車混濁，不覺深深吸口氣，享受此刻。日暮天又黑，燭火燃起，營火熊熊，晚會開始了。一位自稱有露營廿次經驗的男生，領頭唱了無數小歌小調，且邊唱邊跳，滑稽的動作引起一陣陣爆笑。遊戲一個接一個玩下去，歌一條唱下去，愈來大家的精神愈旺盛，圍着圈跳土風舞，旋律由慢而快，跳的圓圈不知何時失散才停止。甜甜的紅豆湯，香氣撲鼻的烤蕃薯，將晚會帶到高潮，也接近尾聲了。一個個大都走進了帳蓬。然而我的精神特別好，看看兩位老友，對着營火木訥出神，三人就如此靜坐沉思着。一個男生悄悄過來，要請我們參加他們四人聚會。走過去，圍坐地上，看火上正烤着根根甘蔗。真新鮮，還有吃烤甘蔗的新玩意兒，料峭寒風不知何時來到，每人披著毯子，融洽的談天說地，一邊啃著甘蔗，倒吃甘蔗漸至佳境的滋味才體會出。

月明星稀，靜悄悄的大地一片寧靜、詳和。偶而橋上急駛而過的夜快車，像一長條玩具車，在黑夜襯托下，更顯得車內燈光明潔。處在大河上分不出南北，幾人爭着判斷這是南下抑或北上的車。快四點時曙光漸露，拿着鍋、碗、米走向河邊；水更水更涼，洗米又洗碗，髒水逐波而下，清靜的水源源而來，這半文明半野蠻的生活，別有風味。升火煮上稀飯，我走入帳蓬沉沉入睡了。

被喚醒時，已是日上三竿，稀飯就著罐頭，一忽兒也被掃空。陽光普照，決定要爬山就趁早上路。山高路狹，走走爬爬，山上的山茶花嬌媚可愛，紅的豔麗，白的皎潔，十一月的陽光竟如此驕炙，揮汗如雨終於爬到山頂，山風迎面而來，軟綿綿，涼絲絲，令人不覺伸展雙手想投入它的懷抱。走進茂林遮蔽的「毗盧寺」，一片清幽。廟裏香煙繚繞，一團肅穆，看有的香客跪拜如儀，一片虔誠。我們也走進去抽籤，不懂所書何意，請教老僧，聽着半懂的台語註解，辭謝了走出廟堂。中午就在廟裏定了二桌素餐，看到熱騰騰的飯，大家努力加餐，一會兒席捲一空。然而意猶未足，苦了老僧奔跑端來飯菜。有位吃了七碗的男生最後走出飯堂，還說他只有半飽，祇是不敢正視老尼的注視才罷手，大家大笑而歸。

回到營地，領隊開始下令開始整理、準備拔營。再次來到溪邊，望着清澈不絕奔流的溪水，流連不想離去。等到一切妥當，才依依不捨的啓行。天色忽然暗淡，風忽起塵沙飛揚，好似爲了我們的離去感傷，有人戲曰：「沙石飛揚，朔風也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又是一場大笑，在笑聲中離開了曾經帶給我們無限歡樂的場地。

